

插图本 新书话



陈丹晨

美和死亡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插/图/本/新/书/话

美 和 死 亡

陈 丹 晨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和死亡/陈丹晨著.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2.1

(插图本新书话)

ISBN 7-5035-2444-8

I. 美… II. 陈… III. 社会科学-杂文集
IV.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9639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24 (发行部)

邮编: 100091 网址: [www. dxcbs. net](http://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中共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河北三河南阳装订厂装订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4.25

字数: 99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3.00 元

主 编	许觉民	陈 祥
责任编辑	沈丹英	
封面设计	孙超英	
版式设计	李 灵	
责任校对	王洪霞	
责任印制	张志军	



陈丹晨画像 / 王复羊 画

· 目 录 ·

从天才到狂人	1
喃喃自语	9
关于傅雷精神的反思	16
现代文化史有个巴人	27
非常之人与非常之文	32
“评点”能否再造辉煌?	40
两位日本人的巴金研究	46
评《中国的叛徒与隐士 周作人》	54
读三本女作家新作	60
林希的通俗小说	73
苦涩的纤弱的	81
新儒林的病态	85

关于 1985—1986 年中篇小说	
获奖作品的答问	90
读《巴金全集》	96
信笔随意	103
叶灵凤随笔谈片	109
梁晓声随想的随想	116
书虫	120
书香	124
后记	128



从天才到狂人

——《路翎：未完成的天才》

——

我很难描述读完《路翎：未完成的天才》^①这本书以后，不可抑止地涌现出来的沉重悲哀之情。它仿佛使你重新经历了那场噩梦，看到在炼狱之火晃动中弥散着血腥味，黑暗岁月遗下的创伤所引起的难以回避的痛苦思考。虽然，这不过是十多万字的薄薄的一本不起眼的小书，却是十分沉重的，包含着浓缩着丰富坚实的历史内容。作者朱珩青像是秉笔直书的史家，以她清醒冷峻的理性分析而发人深省。我

① 朱珩青著：《路翎：未完成的天才》，山东文艺出版社版。



认为，国人若想了解过去开辟未来，这是一本必读的“教科书”。

路翎是谁？如今新一代可能完全感到陌生。即使从那段历史过来的人物也可能因为有了太多被虐杀了的灵魂而疏忽淡忘了他。70年代，当路翎以一个人鬼不明的身份重返人间时，像一个出土文物那样使他的朋友们感到异样。这个“用监狱和强行的思想改造方式‘驯化’出来的人”就是那个神采飞扬、才华横溢、生气勃勃的路翎吗？朋友们感伤地动情地呼唤，要把那个被改造毁灭了的“灵魂唤回来”。这是一个毁灭天才的时代的悲剧，也是被毁灭了的天才的人生的悲剧。诚然，已经被毁灭的天才永远不能再生，但是那个毁灭天才的历史教训却是不能忘记，应该再思、三思。

二

朱珩青对路翎研究着重对于他“这一个”个体生命的特殊发展历程作精细的观察和解剖，而不一般性地归结为普遍性的客观社会环境影响。路翎奇特曲折的家庭身世和他个人禀赋气质最早培育形成他的个性特点；在母亲、祖母等众多女性呵护下成长因而多情善感，富有诗人气质，既敢于争斗，有反叛性，又脆弱易折。幼小时备受世人白眼，在乞求怜悯周济帮助下长大，高傲的心灵颇受创伤而缺乏坚韧的承受能力。这种性格使他成人之后，即使面对所爱的女性，尽管自己是那样热烈深沉，却因缺乏足够勇气和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而失去机会，使那位本来也是爱他的少女竟接受了另



一位朋友的爱。这种性格也使他在专横野蛮的迫害下不能坚持韧性战斗，终于导致精神狂乱。朱珩青在叙述路翎一生时，不断注意论述了路翎之为路翎这样一些鲜明的个性心理特点。

路翎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财主家族。困顿艰难的生活养育了他一颗善良心灵和平民意识。在他成长过程中，他是那样自然而然地接近、倾向、表现下层人民，自然而然与社会解放斗争结合在一起。那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一种从心底激发出来的生命本能的要求，不是由于什么人的命令逼迫，也不是由于生存需要的驱使，更不是理论教条灌输的结果，而是自然而然浸淫在他血肉之中的。抗战时，他在重庆矿研所当小办事员，他十分厌恶这个工作的琐碎，却兴致勃勃主动跑到较远的矿区去，数次下到矿井，了解、观察、体验矿工和周围底层平民的生活。《黑色的子孙》《饥饿的郭素娥》等著名作品都是这样产生的。比起那些一般地客观地描述贫民的痛苦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路翎有着独特的体验、理解和追求，他着力写出的是“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个性底积极解放”。后来，他在重庆黄桷镇码头当记账员，这同样是一个乏味的工作，他却有心观察到码头上来的形形色色的人们：煤炭商、船夫、挑夫、赶场的农民等等。也就是说，无论在怎样暗淡灰色的生活环境里，他都是自然而然以一颗艺术家的心灵去捕捉、体验生动鲜活的生活现象，并且深入思考分析。

正如他的朋友所说，路翎是用心用生命来写作的，不是为着某种政治的金钱的功利目的。所以，他才能在 22 岁青春花季埋首写成 80 万字的传世巨著《财主底儿女们》。而



且，第一次是在19岁时就已写成，但书稿在战争年代丢失了；然后，他又在“吃平价米，喂蚊虫肉，写小字”等等恶劣生活的居住环境中，在文学界、理论界政治性舆论压力下，以极大的毅力和旺盛的创作意志重写完成的。这部作品被胡风誉称为“一首青春的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朱珩青认为，路翎这次写作“简直就是一次探险，充满了多种危险，而且失恋的痛苦始终折磨着他。”

1949年革命胜利后，他仍然尽一切可能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后来还主动要求到朝鲜前线去。他过去就喜欢“流浪汉”、“粗糙的工人”、“土里土气”的农民、“放荡的士兵”，他从他们那里寻求希望和力量，寻求社会解放的强者，现在正是这种追求的继续。尽管那时已开始遭遇种种不顺心事情，诸如满腔热情写出来的剧本不能上演，还时时受到挑剔和批评，但他仍坚持和民众生活在一起。他放弃薪金制，宁愿保留收入低微的供给制；他在朝鲜前线和士兵们在一起时，“内心深处感到了温暖，好像又回到了从前与矿山工人们在一起的情形”。他写的《初雪》、《洼地上的战役》等先是获得一片赞扬声，然后在官方意识形态引导下又改为猛烈的批评，倔强的路翎不能容忍这种蛮不讲理的所谓文艺批评，写了三万字答辩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我的批评家们是以滥用政治上的结论的方式来代替了创作问题的讨论……”用政治上的结论来代替创作问题讨论本已属于大谬，何况“滥用”，这就更加可怕可恶。路翎在那时就能敏锐地看破这种批评的实质，并且敢于向公众揭穿这种事实，显示了他的聪慧，也显示了他的勇气。他不能牺牲自己“人



格的直立和灵魂的自由”去屈从于这种专横的指责。但是他的灾难也就随之而来，后半生从此陷于万劫不复的地狱之中。

三

为什么这样一些孜孜以求、以表现劳动人民生活感情为己任的作家，特别像胡风曾经对共产党革命有过切实真诚的贡献，从来把自己看成左翼作家当然的一员，竟会遭此千古奇冤，其中原因有待史家们详加勘说究索。这里仅就文艺思想分歧而言，朱珩青第一次作出一个惊人的判断：“这一批因文学而获罪的人，成为中国历史上同一类情形的新的牺牲者。其实，他们跟治他们的罪的人相比，并没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仅仅是一些小小的差异而已。”

路翎是一个使命感特别强的作家，他用全身心在拥抱生活，到苦难中、基层平民中去寻求真理和力量以及他对文艺的宣传教育作用的肯定；1949年后，他和胡风等人写诗、写小说、写剧本，以最大的热情讴歌毛泽东、新中国的诞生、伟大时代的开始、工农兵的新面貌，“争取更好地为新政权服务”，比起那些批判家们有更丰富众多的创作实绩，更高亢强劲的声音。此外，他们在批评那些政治上的“异己”者也很强烈，很严厉，他们的某些思维模式与他们的批判者也差不多。胡风批评朱光潜、俞平伯时那种激烈的言辞，路翎批评文艺上其他流派如姚雪垠的作品和外国现代文艺新潮所采取的彻底否定态度都说明当时他们和他们的批评者一样激进。但是，不管他们怎么努力，“渴望更有力量追随毛



泽东的旗帜而前进”，批判者们还是以革命的名义把他们毫不留情地推入到反革命的深渊。这就证实了朱珩青的判断。

也许正是这种怪圈更加深了这个历史的悲剧色彩，也使人们渐渐看清了某些言辞的虚伪性，觉悟到所有问题的症结在于，“那是一个‘神’的时代，他们不知道……对于‘神’的态度只有一种：屈从、虔敬。”对于路翎来说，在与主流意识形态趋同的另一面，他的平民意识，他对人性的开掘和追求，他对民众中的“原始强力”的张扬，对“精神奴役创伤”、“语言奴役创伤”的揭示，对于人的心灵自由和对产生这种相对自由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开掘，都有别于当时规定的文艺创作倾向和思维模式；同时，胡风、路翎不同于他们的对手，还在于他们是真正的作家艺术家，始终坚持着艺术家的良知、艺术思维特点、艺术创作规律、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他们反对“政治的化装表演”，反对形式主义地理解和描写人物优点、缺点，反对抽象地机械地描写新旧事物的斗争，反对写成通体光明的革命者而丢失人物有血有肉的生命。就像恩格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一样，也就是说，坚持忠实于现实，忠实于艺术的作家总是会违反各种阶级的政治的偏见，历史地艺术地表现人民的真实面貌，恰恰在这点上是不被允许的，其结果犹如朱珩青所说的，“只好在自己设置的理想主义的祭坛上献出自己了”。

四

故事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像路翎这样的人，遭受



苦难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原因就是 he 太善良、太执着、太痴迷，把世界看成与他一样简单明白。善良老实的人往往是要吃亏的。在遭受厄运之后，直到关在囚笼里，你还想不通，你要争个明白，你要讨个公道，你要表明清白，你写申请，写交代，“陈述我不反革命，及攻击对我逮捕”，甚至“每日叫骂”。同狱难友说，“那是一种含蓄着无限悲愤的无言的嚎叫，乍听令人心惊胆颤，听久了，则让人几乎变成石头……”路翎就是这样用全身心进行反抗，抗议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和非人的监禁。他不懂得，论理论情论事实，在这时都是无济于事的。他面对的是黑色的大墙，任何沉重有力的冲撞都会被冷酷地碰击回来；给你加罪加刑；放出去了再抓回来更重地判刑。一个戏剧家团体可以随意“囚禁”你，政法机关不经任何法律程序随意关押你，你前后三次被关进秦城监狱，失去了 19 年的自由，从一个 32 岁风华正茂的青年作家变成一个 52 岁形容枯槁、满头白发、神情呆滞的精神病患者。19 年监禁生活，带回来发给的 15 元“刑满津贴”。路翎自述，“我的妻子愉快地拿去了”，因为家中正缺钱买米。读到这里，不禁使人悲愤而心酸。但是，事情也还没有结束。从那时起，他又整整扫了 5 年大街。先是作为被监督劳动的“分子”（？），过了一二年后才获得“正式扫地工”的身份。然后到了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有幸得到平反，才算去掉了“反革命罪”。

这时的路翎已经被强大的专政机器和强制的思想改造“驯化”成为能够按规定的意识形态来思想行事，写标准化、模式化、通行化的作品。只有在精神狂乱时又会说着写着另



一些胡言乱语。因此我们看到前半生的路翎“死了”，改造好了的路翎是个精神分裂的路翎，既是只剩下一个“失去了思想力、批判力、体察力”的躯壳，又有残留的已被扭曲变疯的路翎灵魂。我们仿佛看到鲁迅笔下的狂人，听到一种新的悲痛狂乱的声音。一个曾经执着于改造国民性，医治精神奴役创作，但又善良平凡、手无寸铁的平民作家终于带着浑身的创伤告别了这个世界。

朱珩青在这本书中几乎从政治、艺术、文化、人性等多种视角对路翎的一生作了历史的回顾和理论的思考。她在结束之前专门写了一篇带有总结性的论述：《“独立思考”“独创精神”属于知识分子》，相当精辟地阐释了胡风派理论的内容及其独创性特点是“五四”以来“一代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果，他应当受到尊重”。为了中国文化建设，她呼吁“应当把本来属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独创精神’还给知识分子”。现在，我们从路翎的悲剧故事中可以引出许多与此相关的沉痛的历史教训，但愿因此能够正视，转化成建设未来的积极的思想财富。这正是我们今天讨论往昔岁月时所期待的。正因此，我对作者朱珩青睿智深邃的思考和勇气是深表敬意的。



喃喃自语

——《顾准日记》

1989年春，我从一次集会上得到几本刚出版的小册子，发现其中刊有一个我曾经熟悉但却消失已久的名字顾准和他的文章，真使我意外感到惊喜。这本小册子的编者是我尊敬和熟悉的王元化前辈。他在后记中特别谈到顾准，说他在“流离颠沛的黯淡生活中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悲惨生涯”，但却在当时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写下了大量遗稿，“今天看来仍堪称为是先进的卓识”。这大概是最早向世人介绍顾准及其著作的一段重要文字。

我正是怀着这种久违重见的心情阅读顾准文章，一方面为他的睿智深邃、目光如炬、超前机锋的卓识而惊叹折服，另一



方面又常勾起青年时代的一点回忆，倍感亲切和伤感。

50年代初，我才19岁，第一次参加工作就是到上海市财政局，先在基层做税收员，后又做办公室的秘书。顾准是我们的局长，还兼任直接税局、货物税局的局长。

当时像我这样的小青年，几乎都是抱着热情和幻想，把参加工作视作投身革命，对顾准这样的老干部更是用一种仰慕崇敬的心情去看他的。虽然因为职务关系相距甚远，没有什么直接接触的机会，但是听他讲话做报告还是常有的事。他讲话一般不用讲稿，也很少用空洞的革命词句来装点门面，更多的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气氛很紧张。局机关在市府大礼堂放映根据茅盾小说改编的电影《腐蚀》。在放映前，他给大家讲话，就站在大幕前，没有讲台，也没有座位，像谈天似的，从《腐蚀》的主人公赵惠明误入歧途、挣扎在狐鬼满路的恶劣环境中的种种痛苦谈到镇反的题旨，规劝有问题的人改过自新，词意恳切真诚，令人信服。他还对电影有所分析，细致独到，可知他是颇具文艺鉴赏力的。同时，还就人们对共产党入城后生活方式有了变化引起的不解不满和非议作了解释，具体而实在。譬如他说因为工作需要，陈毅同志配用了两辆车；前些日子，镇压反革命高潮时，“我后面还跟着两管枪（指两个警卫员）呢！”总之，当时机关里的同事们都爱听他讲话。谈到他时都是相当尊敬钦佩的。其实，他这个老革命那时也不过35岁左右。后来，他到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当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主任是潘汉年），仍兼任财税局长。我因公曾去那里与他有过小小的接触，他对我这样的小青年非常亲切平易。